

TIAN ZHI JIAOZI



张庆军 著

天之骄子

中央军传奇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天之骄子

中央军传奇



张庆军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书 名 天之骄子——中央军传奇
著 者 张庆军
责任编辑 余江涛 张惠玲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3.125 插页 2
印 数 1—6130 册
字 数 327 千字
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—214—02301—6/K·335
定 价 18.00 元
(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天之骄子

——中央军传奇

黄埔建军	1
------------	---

闯关赴难——身价倍增——黄埔岛掠影——“八大金刚”
素描——小荷才露尖尖角

锋刃初试	22
------------	----

铸造军魂——恩威并施——千军之源——东征奏凯
——再度出征

杀出广东	56
------------	----

军中暗流——蒋汪交恶——“清理”门户——杀出广东

勇懦难评	79
------------	----

武昌失利——两败南昌——东路大捷

革命阵营的崩溃	97
---------------	----

内讧频频——龙潭斗狠——风云将起

安内攘外 116

军中骄子——中原逞威——棋逢对手——男儿报国
在今朝

沙场论将 156

兵败华北——淞沪大亮相——血漂石头城——平绥线
大阻击——武汉战云——铁骑踏破昆仑关——壮哉雄
师——好勇斗狠——胡宗南西北坐大——将星暗淡

扬威域外 268

首战同古——仁安羌救援——缅北大败——新“王牌”
的崛起——扬威域外

盘马弯弓 311

宿敌的对话——黑土地上的碰撞——黑土地上再较量
——中原发难——苏中斗谋

捉对厮杀 363

新开岭“马”失前蹄——王牌被歼——龙凤之战——
凶焰正炽——二陈决战——不堪一击的“天下第一旅”

兵败如山 392

军中“三鼎甲”的倒坍——折戟荒山——流水落花

黄埔建军

间关赴难

1922年春，广西梧州，孙中山居住之地。

蒋介石情绪很激动，太阳穴上的青筋绽出，出语尖锐而刻薄。他早看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脑后长有反骨，否则，为什么对孙中山的北伐阳奉阴违？为什么拥兵自重？为什么与直系军阀吴佩孚鱼雁往来，信使不断？“非常之事，当以非常手段解决之，设若先生一再犹豫迁延，必致有束手无策，噬脐莫及，不可挽救之一日也。”

这番话，说得满座皆惊，刚刚从广州赶来的廖仲恺不安地扭了扭身子，问道：

“依介石兄之见，如何具体处置？”

蒋介石脸色一沉，右手果断地向下一切，做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手势：“以孙大元帅名义，令陈炯明来梧州晋见，届时猝然发难，彻底铲除陈系势力。”

一阵冷风打着唿哨从窗前掠过，孙中山心里打了个寒战，连忙止住蒋介石：

“不用说了，我一向以至诚待人，竟存（陈炯明字竟存）毕竟反迹未显，如果滥开杀戒，未免授人煎豆太急之讥，使海外喧腾，同志寒心，中山不忍为也。”

一阵失望从蒋介石的胸腔里腾起，随即又化作酸楚，化作不

平。以上建议，固然是出于对陈炯明军阀本质的刻骨认识，也隐隐约约产生于一种妒忌。有陈炯明在，他在军界中就不能做第一人，在孙中山心里的分量就要差一等，眼前的现实就是明例，孙中山器重陈炯明，要胜过器重他蒋介石多矣。

“大丈夫处世立身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”蒋介石心中愤愤，再也不多言语。

1922年4月23日，蒋介石拂袖而走，离开了孙中山。

果然被蒋介石不幸料中，他的警告言犹在耳，陈炯明的大炮已经对准了孙中山的总统府。6月16日凌晨3时，叛军猝然发难。粤秀楼陷入火海，孙中山夜半仓促避难永丰舰，一面电令各军平叛，一面致电蒋介石：

“事紧急，盼速来。”

此时的孙中山，正为几个月前拒绝蒋介石的建议而懊悔莫及。

看着孙中山天天望穿秋水地盼着蒋介石归来，秘书林直勉叹了一口气，心中愤然，蒋介石的脾气也太大了。叛乱发生前，他曾替孙中山拟过一份电报，请蒋介石回来，电文写得很恳切：

“粤局危急，军事无人负责，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。千钧一发，有船即来，至盼。”但蒋介石置之不理，可见得还在计较前嫌。

孙中山默默无语，在处理陈炯明这个问题上，已证明蒋介石是正确的，即使他今天负气不来，也情有可原。

忠厚如斯的孙中山，对人总是这样大度。

并非如林直勉所料，蒋介石接到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的电报后，已立即启程，只不过途经上海时，逗留了一下，他要向张静江请教一下前程。

刚走进张静江家的客厅，就听到老友戴季陶在议论。戴季陶抖着手中的报纸，有点气急败坏：

“广州出了那么大的事，蒋介石却跑到宁波闭门不出，他这个人啊，我有八字评语。”

蒋介石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，他想听听别人背后怎么评价他：

“任性使气，不稍自忍。”戴季陶摇头晃脑。

躺在轮椅里的张静江点点头，同意这样的批评，“蒋介石以此处世，深虞召祸，既不然，亦足碍事业之成功。”

话音未落，已听背后有人高声道：“二兄教训得是，介石深受教诲，没齿不忘。”说话间，蒋介石龙行虎步，跨到客厅中间：

“我这就去广州。”

轮到戴季陶吃惊了：“怎么说走就走，嫂夫人、孩子都没有安排呢，再说你这次是赴汤蹈火，大家也要为你送行，以壮行色的。”

蒋介石激昂起来，“中正既许身革命，岂能儿女情长，惺惺作态，现在形势险恶，恨不能插翅飞向广州，以助中山先生除逆。”

“好！”张静江喝了一声彩。“这才是奇男子，伟丈夫。”这位与蔡元培、吴稚晖、李石曾齐名的国民党元老，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身残体瘁，难展冲天之志。他很恼怒他那条跛腿，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，难以成为历史的巨人。于是，把未曾实现的政治抱负寄托在年轻的蒋介石身上，在经济上给予资助，在谋略上给予指点，他相信自己的眼光，看出了蒋介石身上蕴藏的潜力。他指点说：

“广州对你而言，比上海重要，陈炯明叛乱犯上，正是你扶摇直上之良机。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臣。你此番勤王救主，一定会给中山先生留下深刻印象，为今后的前程铺就道路。”说话间，他吩咐家人拿来一笔钱递到蒋介石手中，“放心去吧，你的家事一切由我料理负责。”

身价倍增

月大如盘，涛声如诉，海面上涌起一团一团雾气。风过处，扯散了混沌，闪开了缝隙。停泊在新造村海面的永丰舰安静得像一只躺在浓荫下的猫。

孙中山却是辗转反侧，眼瞅着月亮爬过了中天，眼瞅着东方既白，依然是毫无倦意，心乱如麻。陈炯明把他几乎逼到了绝境，困守在水丰舰上，援兵不至，孤军难支，南国烈日炎炎之盛暑，竟连一件换洗衬衫都没有。孙中山从未有如此痛心过：“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，中间出生入死，失败之数不可缕指，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。”
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陈炯明这一击，倒使孙中山清醒了许多。纵观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，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未能及时地建立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武装。他时而利用会党，时而发动新军，就是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，所谓“借别人的窝，孵自己的蛋”。说得严厉一点，是急功近利，是军事投机，因此，每每到关键时刻，就会功亏一篑，就会徒唤奈何，甚至鸡飞蛋打，祸及自身。陈炯明的叛变就是典型例子了。

痛定思痛，孙中山想起了苏联人的忠告。半年前，他在桂林接待了由列宁亲自委派的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马林，马林彬彬有礼的举止、机智灵敏的谈吐让孙中山大有相见恨晚之慨。

作为职业革命家的马林对政治局势有着灵敏的感觉，早在会见孙中山之前对中国的情况就有过研究，因此提出来的意见也特别有分量，他向孙中山提了两条建议：

一、要进行中国革命，就要有好的政党，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，特别是工农大众。

二、要有革命的核心，要办军官学校。

海风透过船窗，扫在孙中山显得清癯的脸上，他不断地扪心自问，为什么那些信誓旦旦的军阀们转瞬即变，反复无常？为什么奋斗至今，却没有一支可以信赖的力量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马林的建议难道不是惟一可行的办法吗？

孙中山一生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敢无情地解剖自己，不断校正自己的航向，他不崇尚空谈，讲究实干。一个新的建军计划正在他头脑里酝酿、翻滚，他披衣起床，走上甲板，让清凉的海风拂去他的燥热、他的烦恼。

刚走上甲板，已瞥见一位瘦削的身影鹤立舰首，笔直的身躯如标枪般挺立，那一副倔强不羁，那一副愤世嫉俗，分明是间关赴难、仗义拔刀的蒋介石。

蒋介石是6月29日抵达广州的。随即不顾危险，雇了一叶小舟，踏波登上了永丰舰。

蒋介石与孙中山的见面很有戏剧性，两人相顾愕然，足足冷场了几分钟。

不过分手两月，孙中山憔悴多了，原本明亮的眼睛掩饰不住一丝丝疲惫、倦怠，白色的衬衫泛起一圈圈汗渍。“想不到被陈炯明逼成这副模样。”蒋介石心里一酸。他也是性情中人，两眼已经是泪水晶莹。

孙中山也很激动，蒋介石不计前嫌，间关赴难，这一份胸襟，这一份忠义，让他铭刻五内。孙中山是位感情丰富的人，别人的点滴之情，他都会铭记于心。

“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。”孙中山的笑声又恢复了以前的开朗，转身对林直勉吩咐，从即日起，海上指挥全权归诸蒋介石。

蒋介石不辱使命，把整个舰队料理得无可挑剔。孙中山吃惊地注意到，蒋介石成熟多了，稳当多了，居功不傲，谦恭近人，眼明手快，事必躬亲。并不因料定陈炯明叛变而自夸有先见之明，更不因

间关赴难而邀功邀情邀赏于孙中山，勤恳踏实宛如普通一兵。孙中山曾亲眼看见他在烈日炙烤下和水手一道趴在甲板上擦铁锈，夜半上岸购给养，划着小舢板测水道，忙得不亦乐乎。“能上能下，真乃可造之才。”孙中山心里暗暗赞许。

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对蒋介石进行培养，耳提面命，言传身教。这期间，蒋介石见识大长，受益甚多，他对孙中山的态度也愈益恭敬，举止愈益勤谨。他知道，以孙中山崇高之威望，若能得一语褒奖，则会身价百倍。所以，这些日子来，他打足起十二分精神，处处讨得孙中山的欢心。

凭着天生的机警，蒋介石意识到有人向他走近，而且判断出是孙中山，他转过身来，迎了过去，关切地道：

“天色尚早，先生还可以歇息一会。”他不知道孙中山彻夜未眠。

孙中山没有解释，他靠上船舷，忧虑重重。自从海圻、海琛、肇和三大主力舰被陈炯明收买，鱼珠、长洲炮台的失守，他就意识到，仅凭海军单方面作战已经难挽败局，如今困守一隅，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范围之内，更是岌岌可危，必须迅速进行战略转移。

蒋介石看透了孙中山的心思，他也在彻夜考虑这个问题，于是凑到孙中山跟前道：

“鱼珠炮台、长洲要塞先后失陷，珠江下游已被钳制，我军除炮击车歪炮台，打开一条血路，往白鹅潭方面脱出外，别无办法。”

孙中山颌首而赞：“死中求活，惟此路耳。”

“但是”，蒋介石神色凝重起来，“通向车歪炮台的河道复杂，叛军炮兵密布，恐不易耳。须总统说服各舰长，个个舍命向前，切忌贪生畏死，步履不一。”

孙中山安慰他说：“我将亲自坐镇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白鹅潭之战，生死攸关，蒋介石感到不轻松，也是正常的。

“文至今日，方后悔当初不采介石之言，纵虎归山，以致今日身

陷险境，带累你等。”孙中山不无歉意。

蒋介石早已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，连忙止住话头，“先生不要太自责，陈炯明叛变，乃禽兽之行，先生心地仁厚，以君子心度小人腹，又怎能逆料。”

这话说得多乖巧，多妥帖，日久才见人心，患难方能与共，孙中山熟悉这句老话，他对蒋介石这段期间的表现十分感动，从这位不苟言笑的年轻人身上，似乎看到了一种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忠诚和信义。

孙中山没有对蒋介石许愿，但却寄托了希望。大海从夜色中苏醒，凉风习习，孙中山与蒋介石倚栏长谈。星移月转，潮起潮落，孙中山不由感叹，人生苦短，逝者如斯夫。他感到自己老了，他对蒋介石说：

“我知道我至多能再活十年，而你却至少能再活五十年，如果将来不发生什么不幸，那么希望你为我们的主义再奋斗五十年是一点不过分的。”

孙中山这番话，几乎使蒋介石心花怒放，他吃这么多苦，冒这样的险为了什么，全为了这一切。他有一种得到补偿的感觉，这感觉就好像在上海的交易所大赚了一笔那样令人心旷神怡。按他的理解，孙中山无疑是确定他接班人的地位，他的心中生起了一团火焰，烘烤着他的野心、他的期望。

太阳正从海天连接处升起。晨曦中，蒋介石满脸飞金，一个昼夜间，他的内心世界已经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，其眼光拓展到孙中山身后的一个广邃的空间，他明白，这是他积蓄力量、积蓄资本的时刻。

在孙中山的注视下，蒋介石走上了舵楼，永丰舰一马当先，闯向白鹅潭。

7月10日拂晓时分，永丰、楚豫、豫章、广玉、宝璧等舰已由海

心冈经三山江口直抵车歪炮台，各舰进行试射，叛军随即还击，一场大战就此拉开帷幕。

敌军夹岸而击，弹雨如注，充当前卫的豫章舰首先被击中；楚豫舰的后甲板也吃了一颗炮弹，一位水兵被炸得血肉横飞；宝璧舰左舷被炸坍了一段，舰队司令陈策尽管保持着镇定，但脸色却微微晦暗。其他舰艇指挥官也面露彷徨，进退失措，被堵于炮台之下，难越雷池。

孙中山登上舵楼，大声疾呼道：“民国存亡，在此一举，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。”他表情刚毅坚定，捅了捅蒋介石，示意冲出阵去，越过前卫舰，带头前进，鼓励各舰奋勇冲杀。

永丰舰成了叛军攻击的主要目标，几乎所有炮口都对准永丰舰大施淫威。一发炮弹击中了永丰舰的左舷，射穿钢板在舰内爆炸，火苗顿时席地而起，军士长崔锦荣率人扑过去，压住火苗，未容稍懈，敌军又是一炮，击中左舷的炮位，炮手被炸得尸体仅存半边。战斗结束后，清点一下，碎弹片击中不算，永丰舰实实在在挨了敌人六记重炮。

在孙中山旁边，蒋介石精神格外抖擞，他是学炮兵出身，指挥炮战尤其在行。战斗最激烈之时，他的表情镇定得像一块钢板，眼睛一直注视着时钟。他在计算时间，通过这段水域，大约需要20分钟，才能摆脱敌人的轰击。

难熬的20分钟终于过去了，舰队驰入了安全地带，永丰舰全体官兵长舒了一口气，孙中山也长舒了一口气，他拍了拍蒋介石的肩膀，想起了以前的评价：

“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，今已不可多得，惟兄（蒋介石）之勇敢诚笃，可与执信比，而知兵则尤过之。”是啊，孙中山在党内已没有更多的军事人才可供挑选，陈其美在日本学过警监；邓鏞是广州将弁学堂毕业，都是懂得军事的，但都先后被害；朱执信也懂得一点军事，却在广州战役中牺牲了；许崇智是军界前辈，但此人

作风已近老朽，对政治的兴趣比军事大。只有蒋介石，既受过正规军校培养，又始终在军界任职，经此一役，孙中山愈益感到人才难得。

他准备将更重的担子压在蒋介石的肩上，将更大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。

惜哉！有人说，如果孙中山能多活几年，也许就会看到陈炯明第二，但这不是孙中山的错误，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。环顾孙中山左右，他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。“周公恐惧流言后，王莽谦恭未篡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。”造化弄人，已经成为人们经常的感慨了。

黄埔岛掠影

挨过了陈炯明叛变这一劫，孙中山又意气风发地投入他毕生追求的事业，屡挫屡奋，这是他的性格。

他与苏联、中共的谈判很顺利，一致达成共识，先开办一所军官学校，培养革命军干部，待干部训练好以后，再来组织革命军队。

蒋介石深以为然，“为求国家强盛，必先统一全国；要统一全国，必先消灭军阀；要消灭军阀，必先建立军队；要建立军队，必先创立军校。”

蒋介石眼光的确犀利，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形势看，民国以来，能在政治舞台上占一席之地的，非有军队作后盾不可，否则只能仰人鼻息，做人傀儡。孙中山之所以奔走一生，却屡遭失败，也正因为未能拥有可靠的军队。而从蒋介石自己以前的经历看，也是因为没有军事实力，只能依附于别人，充作幕僚、副手，受人排挤、奚落，以致蹉跎岁月，一事无成。

如果仅发现这一事实，蒋介石尚不算高明。高明的是，他能从社会潮流的走势中发现，如果采取旧军阀的传统办法，拉山头，占

地盘，招兵买马，扩大势力，已不能顺应今后形势的发展，难得人心，难成气候；而且，即使建立起这样的军队也不过仍然是旧式的雇佣军，不可靠，也不足为用。出路究竟在哪里？蒋介石把眼光转向了苏联。1923年，他去了趟苏联，当时眼睛都看直了。“苏联对于武器研究之热心和进步情形，实在不逊于欧美各国。”苏联空军的飞机“翱翔天际如履平地”；苏联海军的大炮“炮之开闭及子弹之起落，皆用电气，每舱并装大炮三门，自动连动均可”；苏军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，“每次可发35响，且轻便异常”，蒋介石把玩再三，不忍释手。

最让蒋介石感兴趣的，还是苏军的党代表制，军事、行政等各项职责划分得非常清楚。苏联红军之所以是一支铁的队伍，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，如身使臂，令出如山，都是因为党代表制能保证军队的忠诚性。尽管蒋介石对苏联的政治体系、意识形态有诸多不喜欢，但他认识到，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及他本人的具体条件，就必须利用苏联的帮助，借以党和革命的名义，建立起一支区别于当时任何军阀的、新式的、有战斗力的军队，并使这支军队成为实现他政治野心的工具。他决心走一条他自己的、与众不同的新军阀道路。

历史，成全了蒋介石这一希冀，由于有“永丰舰护主”这段经历，由于他“知兵”，由于孙中山身边乏才，1923年11月，在国民党临时中央第十次会议上，孙中山在即将成立的军官学校校长候选人名单里，圈定了蒋介石。

1924年1月24日，孙中山正式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，王柏龄、邓演达、沈应时、林振雄、俞飞鹏、张家瑞、宋荣昌七人为筹备委员，选定以广州黄埔岛为校址。

5月5日，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新生入校，编组学生队，实行军训。

早在10天前的4月26日，蒋介石已先行从广州乘汽船进入

了黄埔岛，算是正式走马上任了。

黄埔岛距广州约二十公里，乘汽船一小时可到，它四面环水，南连虎门岛，为广州的第二门户，地势十分险要，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。如果你乘船从珠江口进入，虎门要塞犹如两颗虎牙把守着水道。过了虎门，水道顿显狭窄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长州要塞——黄埔岛了。

黄埔岛风景秀丽，岛上林木葱茏，山势起伏，地势由北向南倾斜，岛上仍保存不少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炮台。那些大炮还是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进口的，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武器，炮管口径能容一个孩童轻松地爬进爬出。但是，用今天的标准看，这些大炮已经够落后了，炮弹上膛全靠人工搬运，特别是发射时，还得用火药包引发。

孙中山选定黄埔岛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，是经过仔细缜密考虑的。最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争论颇多，因为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都办有军事干部学校，其中有粤军西江讲武堂、滇军干部学校、湘军讲武学校、大本营军政部讲武堂等等，不一而足，谁都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。因此，就有人主张在上述军校中选择一个加以扩充，而谁都想将未来的新军校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
孙中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，就是想建立一支真正属于革命的武装而不愿再走过去“借窝孵蛋”的老路，对这些建议背后的目的，自然洞若观火。正因为如此，新的军校才务必要与各派军阀斩断纠葛，因此作出最后决定，将校址选在黄埔岛。

蒋介石连称孙中山的选择有眼光，这不仅使盘踞在广州的各派军阀无从插手校务，而且黄埔岛四面环水，远离都市，正利于学生安心训练，真是数利并生。他迅速地从汽艇上跳下来，38岁的身躯显得十分干练。

进入军校大门时，他犹豫了一下。这是一座拱式门楼，朴实无华，上面端正地写着“陆军军官学校”，虽然锋芒尽敛，却是笔力道

劲。

蒋介石总觉得这个校名有某些欠妥的地方，但却无从说起，这种感觉越到后来才越明晰。因此，后来蒋介石说到这个学校的名称时总是说成“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”，大概是在力图肯定这个学校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共产党，也不是国共两党共有。蒋介石的狭隘心胸不时地总是有所表现。

走进大门，只见到处挂满醒目标语，如亲爱精诚，和衷共济；精诚团结，卧薪尝胆；枕戈待旦，闻鸡起舞；勇往直前，破釜沉舟；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；艰苦卓绝，完成革命等等。

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，这是他的主意，但没想执行得这么完满。他是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，无论是程朱理学或是陆王心学，他都有研究。蒋介石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就是“变化气质”，说白了，也就是明代大儒王阳明发明的所谓“良知”学说，即把人的“善”的一面阐发出来，而蒋介石在这里采用的途径就是潜移默化，耳濡目染。事实证明，这一套还是有一定效果的。

军校初创伊始，一些设施还很简陋，除俱乐部是砖瓦结构的房屋外，学生宿舍一律为草棚，蒋介石的居所被安排在岛东的一座别墅式小楼里，虽说不上豪华，但环境幽雅，蒋介石还算满意。

教官宿舍被安排在一栋花园洋楼里，这是校方特意为照顾他们而向岛上海关租借的。这里条件优越，有宽敞高大的寝室，有随时可以淋浴的洗澡间，还有幽静的花园，蒋介石走到这里，顿了顿，径直地走了过去。

“八大金刚”素描

练兵先择将，办军校，首先要延揽人才，组织班底，孙中山一再嘱托要广招贤才，蒋介石也八方网罗，后来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分量颇重、名声颇响的“黄埔八大金刚”，就是这一时期被蒋介石揽到